

婢女

文/陈 然

入诗来



“婢”字由“女”、“卑”二字构成，可见婢女在古代地位之低贱。这个被侮辱被损害、最无力主宰个人命运的群体中间，常常产生智慧美貌双全的女子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说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咸的姑母有个鲜卑族婢女长得很美，阮咸的母亲去世了，姑母带此女来娘家奔丧，阮咸就和这个婢女恋上了。为母治丧，虽然是个悲痛日子，七情六欲当应克制，但阮咸不管那么多。本来阮咸跟姑母说好了，把这个婢女留下给自己当老婆，姑母也答应了，但是后来姑母反悔了，因为她的思想观念远远没有阮咸前卫，觉得这样不合礼法，搞不好，要被外人嚼舌头，所以走的时候偷偷把婢女带走了。

阮咸正在陪客，一听姑妈要拆散自己的好事，头都大了，赶快借了客人的

驴去追。为什么是驴不是马呢？驴没马跑得快啊！估计是给急的，把驴当马了。就这样“快驴加鞭”，硬是把姑母和那位婢女赶上了。于是小两口同骑一头驴，恩恩爱爱地回家了。

到了唐代，又出了一位叫崔郊的诗人，大概缘于阮咸爱情的成功示范效应，差不多将阮咸追女的故事重演了一遍。

崔郊爱上的也是姑母的一位婢女。这位婢女歌舞弹唱样样精通，并且姿色妍丽。两人情深意浓，私下里订了终身。那时候婢女的身份等同牛马，是主人的私有财产。崔郊的姑母家境不宽裕，手头比较紧，把婢女卖给了一个叫于颀的大官，得了四十万钱。于颀肯出这么大的价钱，自然是相当看好她，对她宠爱非常。而崔郊这时候既怨自己没钱，又怨姑母贪财，当然是伤心得很。他躲在

于府附近，日夜盼望见这位婢女一面。寒食节那天，他如愿以偿，见到了意中人，两人抱头痛哭，崔郊作了一首《赠婢》。

于颀看到此诗后，将崔郊召进府中，对他说：“四十万是一笔小钱，怎么比得上先生这首诗呢，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啊？”于颀不但爽快地将婢女交给崔郊带回，还送了一笔丰厚的嫁妆给婢女，夫妻俩算是小赚了一笔。

崔郊遇上了于颀这样爱惜人才、心胸宽广的人，算是他的福气，相比之下，同是唐代文人的乔知之就没有他幸运了。

乔知之的婢女名叫窈娘，小名碧玉，也是美貌有才的那一类，能歌善舞。乔知之视碧玉为掌上明珠与红颜知己，为了碧玉终身不娶正室。当然，乔知之的不娶正室，有他的苦衷，因为碧玉作为婢女的低微身份，是配不上乔知之这样在吏部任职的五品官的。按照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，他们不可能名正言顺地走到一起。

这样，碧玉的身份就相当模糊，名义上，她是婢女，实际上，她的身份介于家伎与情人之间。乔知之家中的宴会，碧玉经常出席献艺，风姿撩人的她技压群芳，歌舞惊四座，“乔家艳婢，美慧无双”，她的艳名自然随着客人的口碑远扬，她的美色也引来豪门贵族的垂涎三尺，其中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表现最为急迫，并且最终得手。一说，武承嗣借口让碧玉去教他家的姬妾，然后将她关在武府，不再送回；一说，在一次酒宴上，武承嗣与乔知之打赌，逼迫乔知之将碧玉作为赌注，乔知之输了，武承

嗣立马派人到乔家抢走了碧玉。

不管是哪种说法，反正事实是，乔知之怀中的美人，到了武承嗣的怀中，乔知之写了一首《绿珠怨》发泄激愤之情。

绿珠是西晋大款石崇的宠妾，被赵王司马伦的宠臣孙秀看中，石崇不愿出让绿珠，因此得罪孙秀，被杀前，只对绿珠说了一句“我因你而获罪”，绿珠就跳楼而死。“别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面伤红粉。百年离别在高楼，一旦红颜为君尽”这几句，就是赞扬绿珠的情义的。

乔知之让人将这首诗带给碧玉，碧玉看后，投井自杀。武承嗣从碧玉的裙带中找出这首《绿珠怨》，恼羞成怒，唆使酷吏诬告乔知之谋反，抄了他的家，将他斩首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乔知之和碧玉这一对悲苦情人，其实是互为凶手，乔知之害死了碧玉，碧玉又害死了乔知之。乔知之写这首诗给碧玉，男人的自尊和自私显露无遗：想当年，只为一句话，绿珠都可以为她心爱的男人跳楼殉情，现在你成了别人的宠姬，却为别人欢歌曼舞。言下之意，你为什么不能学绿珠呢？而碧玉呢，看完那首诗，如果打定主意去死，又不想连累乔知之的话，可以将诗烧毁，完全不必留在身上。所以说，碧玉这个人，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步绿珠的后尘的，光看“碧玉”这个人，对仗起“绿珠”来，是何等的工整！所以有人怀疑“碧玉”的名字，是她死了之后，人们赐予她的。

编辑/梁宇清